

第三二六册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兄弟部

(卷)
六十七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目錄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六十一卷目錄

兄弟部彙考

爾雅 釋親

賈誼新書 六術

白虎通 三綱六紀

劉熙釋名 釋親屬

兄弟部總論一

書經 康誥 君陳

禮記 曲禮 檀弓 王制 喪服小記 雜記

儀禮 喪服

春秋四傳 隱公不書即位 鄭莊公克段 夷

卒 公子牙卒 齊元頃奔晉 齊僖公 叔牙

卒 衛黑背侵鄭 鄭公子應 陳公子黃奔

楚殺偃師 楚棄我於比 盜殺衛侯兄禁 陳

朱辰奔陳 宋辰入諸叛 宋辰來奔

家範典第六十一卷

兄弟部彙考

爾雅

釋親

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

漢賈誼新書

六術

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

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為族兄弟班固白虎通

三綱六紀

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

劉熙釋名

釋親屬

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也

兄弟也相次第而生也

不于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君陳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大西山真氏曰惟孝者必友不友於兄弟則滅其

親之心非孝矣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必兄弟和而後父母順友之關於孝

蓋如此

禮記

曲禮

兄弟之讎不反兵

陳不反兵謂常以殺之之兵器自隨也

檀弓

子夏問于孔子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

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

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王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又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陳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然於兄弟則恩義存

焉故雖總服兄弟之異居而遠者亦當往哭其喪

若非兄弟則雖近不往

又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王制

兄之齒雁行

陳 鴈行並行而稍後也

喪服小記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陳 卿大夫于君應服斬若不爲卿大夫有五屬之

親者亦皆服斬衰記者恐疑服本親兄弟之服故

特明之謂國君兄弟先爲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

未仕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親又是舊君必當

反服斬也不言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

明在異國也大嚴陵方氏曰兄弟期喪耳而與之

服斬衰者以其爲君而有父道故也

雜記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陳 小功總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主之而已

主其喪則當爲之畢虞祔之祭

儀禮

喪服

昆弟

註 昆兄也疏 釋曰此亦至親以期斷云昆兄也者

昆明也以其次長故以明爲稱弟第也以其小故

以次第爲名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註 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疏 釋曰此大夫

之妾子故言庶若適妻所生第二已下當直云昆

弟不言庶也云兩言之者以其適妻所生適子或

長於妾子或小於妾子故云兩言之適子或爲兄

或爲弟是以經昆弟並言之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註 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適子爲庶昆弟

庶昆弟相爲亦如大夫爲之

又

大宗小宗

疏 按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謂若魯

桓公適夫人姜生太子名同後爲君太子慶父

叔牙季友此三子謂之別子別子者皆以臣道事

君無兄弟相宗之法與太子有別又與後世爲始

故稱別子也大宗有一小宗有四大宗一者別子

之子適者爲諸弟來宗之即謂之大宗自此以下

適適相承謂之百世不遷之宗五服之內親者月

算如邦人五服之外皆來宗之爲之齊衰齊衰三

月章爲宗子之母妻是也小宗有四者謂大宗之

後生者謂別子之弟小記註云別子之世長子兄

弟宗之第二已下長者親弟來宗之爲繼禰小宗

更一世長者非直親兄弟又從父昆弟亦來宗之

爲繼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親昆弟從父昆弟

又有從祖昆弟來宗之爲繼曾祖小宗更一世長

者非直親昆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來宗之又有

從曾祖昆弟來宗之爲繼高祖小宗也更一世絕

服不服來事以彼自事五服內繼高祖已下者也

四者皆是小宗則家家皆有兄弟相事長者之小

宗雖家家盡有小宗仍世事繼高祖已下之小宗

也是以上傳云有餘則歸之宗亦謂當家之長爲小宗者也

又

從父昆弟

註 世父叔父之子也疏 釋

若子

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疏釋曰謂支子爲大宗子後反來爲族親兄弟之類降一等云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者此等之服其義已見於斬章云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者以其出降本親又宗子尊重恐本親爲宗子有不降服之嫌故云報以明之言報是兩相爲服者也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皆在他邦謂行仕出遊若辟仇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疏釋曰云在他邦加一等者二人共在他國一死一不死相懸不得辭於親眷故加一等也云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者謂各有父母或父母有早卒者與兄弟共居而死當懸其孤幼相育特加一等云皆在他邦謂行仕者孔子身行七十二國不見仕者以古者有出他國之理故云謂行仕也又云出遊者謂若孔子弟子朋友同遊他國兄弟客有死者又云若辟仇者周禮謂人云從父兄弟之仇不同國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皆有兄弟共行之法也云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者或遺腹子或幼小未有知識而父母早死者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注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也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疏釋曰發問者上經及記已有兄弟皆是降等唯此兄弟加一等故怪而致問引舊傳者以有成文故引之云小功以下爲兄弟者以其加一

等故也鄭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者也鄭亦據於此兄弟加一等發傳者嫌大功以上親則親矣又加之故於小功發傳也云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者不可復加者也云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者據經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既親重則財食是同雖無父母恩自隆重不可復加也

春秋四傳

隱公不書即位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公羊傳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鄭莊公克段

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投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

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穀梁傳克者何能也能殺也能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胡傳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爲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爲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于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

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與于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窮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大程子曰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弟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稱君著其君之志也勉齋黃氏曰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予奪之大義故勉強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予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舜之於象也東萊呂氏曰兄弟天倫也管蔡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於商一語而三致意焉辟之爲言法也王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適尸其責本非兄弟之相戕者也而其詞猶始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徘徊猶豫不忍之意惻然見於言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養成叔段之惡納之於誅焚鋤剪伐略無一毫顧惜春秋因其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鄢得僞則謂之克勝敵則謂之克此何事而言克乎鄭伯泯滅民彝視其弟如戎狄讎勦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以克也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謂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非可用於弟而弟亦非可克之人二者固不得而並也張氏曰仁人之於弟不藏怒宿怨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姦厚之以恩使不離富貴今莊公之于叔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己位之恨授之大都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驚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跡已露然後以寇讎之法討之以力勝爲事必誅爲期至於伐京伐鄢之日雖段之死於兵有所不恤矣經不言弟段固罪其不弟然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棄之乃其心實欲養其惡待以寇賊無復天倫之念故書曰克段于鄢然後莊公伎忍之心施於同氣者舉形於筆削之間矣啖氏曰不言段奔乃夫子譏其志在於殺若言奔則鄭伯但有逐弟之惡無殺弟之罪也

夷仲年來聘春秋隱公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胡傳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攻于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謂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爲嫡耳非以爲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于同母寵愛異于他弟

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細之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于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于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程子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弟兄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汪氏曰齊侯非不愛其弟也迷於其義故以愛為害矣張氏曰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啓無知篡逆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故特書其弟以貶之而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辨也

鄭莊公卒

春秋桓公十有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

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胡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餽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互爭兵革不息忽儀臺突之際其禍惜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未鑒矣

大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

齊小白糾

春秋莊公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室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

名也

胡傳左氏書于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于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於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朱子曰

程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而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參以夫子答子路子貢之言斷之蓋聖人之於人功罪不相掩今但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子糾之難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從以明矣王氏曰杜氏注小白僖公庶

白不讓子糾太史公序小白次子糾皆以子糾爲兄小白爲弟且謂皆僖公子韓宣子亦謂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而程子謂襄公子似據左傳公子小白公子糾蒙襄公立而言今考小白與糾其爲僖公或襄公之子則不可考然以經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繫曹而赤不繫曹則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鄭而書弗克納則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繫之例也糾不稱子而稱納則捷菑之例也是則小白當立而糾不當立明矣以經別傳之真偽則公穀杜氏不可信也况夫子盛稱管仲之功而不責其忘君事讎別其長幼是非豈不灼然可見哉魯莊忘讎而納其公子奉少奪長與師以助不正卒至於敗書公伐書納而罪惡著矣

張氏曰糾者齊桓之兄弟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爲罪以其骨肉之至親則不可殺爲齊桓者當列其罪以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殺兄弟當自君而稱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霄壤之謬今齊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始謀不審已爲罪矣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殺之廢與生死輕率甚矣故加子於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以責其舉國君臣忘親失義之罪也蓋天倫之重苟未至如管叔之得罪宗廟先君與天下之民則必當以親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至公之心示後世異於私天下爲己有欲絕亂本禍根而推刃於先君之遺體者矣 汪氏曰王者之道自

脩身正家以及於爲國桓公殺子糾晉文殺懷公以取國夫子糾懷公論長幼之序雖不當立而桓文之殺亦非也以是得國而霸諸侯其本固已不正矣此仲尼之門五尺童子所以羞稱五霸也殺懷公之事不見於經非削之也舊史不存耳 廬陵李氏曰子糾書法與子般子野同故公穀皆以爲貴而當立殊不知前不書子貢子糾以天倫之義此復書子貢桓公以天倫之恩也

公子牙卒

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零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偃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醢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愛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

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于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累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胡傳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爲善之誅不避兄君臣之義也若以疾死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讒也得之矣

大石氏曰兄弟之親君臣之義皆不可廢也一之於愛則義有所不立一之於義則愛有所不行於此之際非聖賢不能處也武王終管蔡導武庚以叛周公顧兄弟之愛則國必敗君必危周公不以天下徇一人之私不以私愛廢君臣之義仗大義而誅之後世不以爲不仁叔牙欲立慶父季友顧兄弟之愛則慶父必立魯國必亂季子不以私思害天下之公不以一人易一國之利奮大公而酖之後世必有以察之周公誅管蔡則暴其罪季友酖叔牙則微其跡二叔之罪已彰偃叔之罪尚隱而不可知也故以自卒爲文也

衛元咺奔晉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夏六月衛元咺出奔晉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

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收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淪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鼫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鼫夫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胡傳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侯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爲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其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於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大張氏曰衛成公書名聽譏惡之言殺無罪之弟也前驅殺叔武而罪衛侯者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臨川吳氏曰衛侯怒元咺之立叔武而殺其子故

前驅殺大探衛侯之心陽爲不識叔武而射殺之鼫夫見衛侯哭弟之哀於是走出衛侯使殺之者亦聊以歸獄云爾 家氏曰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繕以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洩其逃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于其弟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于其復也名之 劉氏曰如左氏傳言殺叔武者衛侯不知情又爲叔武報殺其弟又親枕之股而哭之兄弟之恩篤矣元咺何爲奔晉怒殺其弟乎假令咺誣其君訟當不勝何故衛侯反不勝乎晉豈不知其爲叔武殺鼫夫乎左氏之說非也

躋僖公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

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說何譏衛逆祀也其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禘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胡傳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太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爲世一矣

大何氏曰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 范氏曰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而喻 臨川吳氏曰閔僖曾爲君臣義同父子閔猶父也僖猶子也躋僖於閔之上是先子後父也 劉氏曰僖公於閔非父子也然與親父子相襲無以異臣子一體也君之則我以臣事之父之則我以子奉之是故爲人後者則爲之子矣彼不以子繼父則必以臣繼君君臣

猶父子則父子猶君臣也舜之有天下祖顓頊而宗堯堯非同姓也受國焉爾非同姓尚宗之况親親乎蜀孫氏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矣高氏曰父子相繼禮之常也至於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以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于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為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況已實受之後君今乃自繼先君不唯棄後君命己之意又廢先君傳授之命人民土地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此皆不可者也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也

叔肸卒

春秋宣公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左傳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繼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胡傳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

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朝會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眾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大啖氏曰叔肸非卿卒而特書之嘉其行合于義曰公弟明其得弟道也穀梁於傳言合于春秋此言取貴於春秋既合義又足貴也故書字以褒之

衛黑背侵鄭

春秋成公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傳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竊殖出衛侯術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宋嘉呂氏曰或謂不書爵命氏族者未命也未命則一匹夫耳來聘來盟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帥師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師者人之司命而治亂安危所係寄之匹夫亦已輕矣吁此說非也夫既命之盟聘帥師矣焉有非大夫而可以任國事

哉其書弟者蓋以見其私爾仁人之於兄弟固親愛之而已矣待之過厚亦非所以為中齊年之子無知黑背之子剽皆致篡立春秋以弟書者豈非以寵愛之私聞於鄰國而史冊書之孔子因以記之乎周天王弟佖夫陳黃衛糾秦鍼陳招衛繁宋辰或殺或奔或叛書之所以見其薄友愛之義也一則以厚一則以薄悉書於經而兄弟之義著矣

刺公子偃

春秋成公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胡傳按左氏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季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中宮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侯待於壞墮以待勝者卻曄取貨于宣伯而訴公子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曄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

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讓愚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卻鞏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大臨川吳氏曰象謀殺舜及舜為天子則封之舜豈不知象之謀殺已哉故孟子以為仁人之子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富貴之此舜所以盡為兄之道而為人倫之至也偃雖為穆姜所指然不過脅公使從己爾未見姜真有廢立之謀而偃實有今將之心也今僑如既逐成公當修身齊家以感化其母威權在己則偃雖真有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為何如也公子者非氏也屬也言先公之子也而可殺乎

陳公子黃奔楚

春秋襄公二十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傳蔡公子變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大高氏曰黃與履何以奔楚自理也黃以寵任太

過權逼其卿慶氏譖之而陳侯不能為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弟也襄陵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盧陵李氏曰杜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此例可施於陳黃秦鍼衛鍼宋辰弟而害兄則去弟以罪弟此例可施於鄭段然於通例不甚合又左氏以為罪公子燮不與民同欲者謬矣

衛鍼奔晉

春秋襄公二十有七年夏衛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殺之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鍼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鍼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鍼約之獻公謂公子鍼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鍼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鍼辭曰夫負羈繫執鉄鎖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

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鍼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鍼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羣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穀梁傳鍼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其曰弟何也鍼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紉邯鄲終身不言衛鍼之去合乎春秋

胡傳衛侯之入使鍼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鍼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鍼之去合乎春秋

大家氏曰鍼始衛其君兄之命以與甯喜約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今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為食言鍼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夫鍼衛獻之母弟也獻非鍼不得返國今甫奠於位而不能安鍼之身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譏不友也范氏曰喜雖弑君本與鍼約納獻公獻公由喜得入己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己者是獻公惡而難

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爲廉可謂重己者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王殺佞夫

春秋襄公三十年夏五月天王殺其弟佞夫

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嘆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顧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蔣遂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穀單蔑甘過肇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穀梁傳傳曰諸侯且首惡况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大孫氏曰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年

無天王殺大夫文此言殺其弟佞夫者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見也 呂氏曰言殺其弟無親

親之恩也 張氏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

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

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臨川

吳氏曰象欲殺舜而舜封之爲諸侯仁人之於弟蓋如此儋括爲亂佞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

殺佞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 陳氏曰

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甚者母弟亦不害必殺

無罪也而後書

秦鍼奔晉

春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有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胡傳按左氏秦后有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

弗去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

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

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

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

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

夫后子出奔其父過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

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

衰况兄弟乎兄弟翁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陳招殺偃師

春秋昭公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胡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

殺世子則譏不但其人也書曰陳侯斥君之辭也
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世子資之以強輔而齊之
權以軋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惟其
溺愛法不勝私也悲夫 汪氏曰經書殺世子者
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痤
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
座之誅權在於晉宋之君故雖亂國而不至於亡
陳哀基怨造禍勢不兩全遂至寵弟戕其國本而
且以憂殞其身而國隨以亡矣其罪得不又甚于
晉獻宋平者歟故申生與座皆目君以殺唯偃師
之殺目陳侯之弟招夫以弟招繫之陳侯則陳哀
之罪章章明矣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
非招之世子也下書楚滅陳執招放之以見楚之
滅陳託於討招而公子留之嬖實亡陳之本也歟
楚棄疾殺比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
卽位薳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消有寵於王王之
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
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犇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
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消蔓成
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
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
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
公之命召子于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
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

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
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
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
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
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
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
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
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
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
俾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
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子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
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
所後者剿師及營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
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
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
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
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
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
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恠夏將欲入鄧羊
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
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闢
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羊尹申亥氏申亥氏以其
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于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
受禍也子于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
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
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于子皙
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

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
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
子于于訾實訾殺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
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他年羊尹申亥以王柩
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
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介余必自取之民患王
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
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
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
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
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
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鉏闞韋龜屬成
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于歸韓宣子問于
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
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奸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
寵而無一人也有一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于在晉十三
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
無主無憂而動可謂無謀爲羣終世可謂無民亡無
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于涉五難以弑
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

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隔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民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孤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樂卻孤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寵于國有與主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公羊傳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曷爲加殺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爲君也殺梁傳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弑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胡傳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名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于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爲

王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大趙氏曰棄疾假立爲君國人心亦未服比雖立亦未如君故以兩下相殺之辭言之也不言棄疾之殺其兄此亦殺兄俱無骨肉之愛也

盜殺衛侯兄繫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繫

左傳衛公孟縶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駟乘焉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真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閭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馳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干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鉏從實出徒行從公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圍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析朱鉏諡曰成子以齊氏之墓予之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穀梁傳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暴楚謂之蹶衛謂之輒

大范氏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爲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孫氏曰以衛侯之母兄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若此故書以著其惡張氏曰繫以有疾不得列于宗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爲于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思于兄弟也靈公受國于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于大夫且俾之預于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繫以深罪之也

宋辰奔陳

春秋定公十年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左傳宋公子地

胡傳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于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迂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于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大家氏曰辰於君爲同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

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彊與之偕行佗彊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宋辰入蕭叛

春秋定公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耳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大劉氏曰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非也公子不去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爲亂以謂未失其弟何妄甚也

宋辰來奔

春秋定公十有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高氏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爲奔亡之臣又使爲叛逆之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罪宋公也王氏曰鄭莊公之弟段出奔

共則書鄭伯克段而不言弟所以責鄭莊志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宋辰出奔屢書弟者又以責宋景之寵嬖臣而棄兄弟之義也其不曰宋公逐辰者辰勢窮力屈而卒於奔亡非宋公之能逐之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六十二卷目錄

兄弟部總論二

白虎通 姓名

大戴禮 曾子事父母 曾子立孝

風俗通義 過譽 愈禮

顏氏家訓 兄弟篇

杜氏通典 王侯兄弟繼統不宜重服議 天子

朱子全書 論人倫

小學 嘉言

性理會通 人倫

文獻通考 兄弟昭穆廟制 兄弟入廟議 爲

袁氏世範 睦親篇

曹端夜行燭 兄弟

范弘嗣做人鏡 兄弟

顧炎武日知錄 兄弟不相爲後

家範典第六十二卷

兄弟部總論一

漢班固白虎通

姓名

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稱號所以有四

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

又

周有八士論語曰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載所以或上其叔何也管蔡霍成康南皆采也故上置叔下伯邑叔震也以獨無乎蓋以爲大夫者不是采地也

大戴禮

曾子事父母

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誦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盃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于弟也

曾子立孝

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也故與兄言順弟與弟言承兄

應劭風俗通義

過譽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于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冢下冢無屋宗家猶有贏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壤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讎讎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千里

尚同輿而出同牀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怪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遜世保真當竄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緣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偽誑世耀名辭細即巨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屑屑遠大失矣

北齊顏氏家訓

兄弟篇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疎薄羣從疎薄則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蹈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人之事兄不可不同於事父何爲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

唐杜氏通典

王侯兄弟繼統不宜重服議

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穆大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公閔三年例尚書符詒靖曰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周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國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從父昆弟來爲喪主也有三年者諸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爲有三年者敦當爲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可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絕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本親服除而伍吉祭獻王也

天子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

東晉元帝建武中尚書符云武帝崩遷征西府君惠帝崩遷章郡府君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以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主兄弟同位於禘祫之禮會於太祖自應同列異坐而正昭穆至於常居之室則不可共以尊卑之分義不可顯故也昔魯夏父弗忌躋僖公於閔上春秋謂之逆祀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立嘗爲君臣故也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世居藩積年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共室褻黷非殊尊卑之禮以古義論之愚謂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之崩當已遷章郡府君又以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毀以代爲正下代既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別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別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於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潁川未遷見位餘八非祀之常不得於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庾蔚之謂爾時惠帝尚在關中元帝爲晉王立廟猶以惠帝爲主故上至潁川爲六代懷景二帝雖非昭穆之正數而廟不合毀是以見位餘八也循又議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按殷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